



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

我在《文汇月刊》十年

罗达成 著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

我在《文汇报》十年

罗达成 著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：我在《文汇月刊》十年 / 罗达成著. —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202-0386-9

I . ①八… II . ①罗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9264 号

出 版 人 刘国辉
责任编辑 李默耘
责任印制 李宝丰
封面设计 王震坤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邮 编 100037
网 址 <http://www.eeph.com.cn>
电 话 010-68341984
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556 千字
印 张 35.5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7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► 2016年10月，作者在海宁钱塘江边



叶圣陶



▲ 1993年10月，作者在纽约



▲ 1993年10月，作者摄于白宫门前



▲ 1998年9月，作者（中间站立）在加拿大，披着雨衣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



▲ 2017年1月，洛杉矶女儿家中，作者与孙子罗顺天、外孙徐嘉旻（左）合影



▲ 2002年，作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韩，在韩国作协朗读作品



▲ 作者在《文汇月刊》编辑部的唯一一张留影。就在这间逼仄、凌乱的办公室里，作者工作了十年



▲ 1988年春，作者（右1）与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、陈冠柏、麦天枢、江迅（右2至右5），在南京城墙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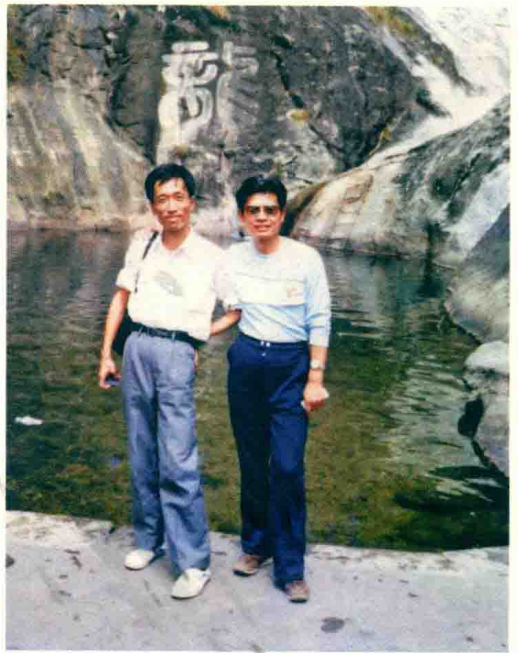
▲ 1985年，成都，全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，推选鲁光（后排右3）为会长，作者（后排右2）和何慧娟、李玲修（前排右2、右3）等为副会长。曹礼尧（前排右4）为作者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选集责编



▲ 1985年7月，上海首届文学奖颁奖，及天目山笔会启行，王元化、柯灵、茹志鹃、梅朵等前辈作家，与王安忆等一批青年作家合影。作者（后排右6）的《杭州001号》，获报告文学一等奖



▲ 八十年代中期，北京，作者与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周明（右）在一起



▲ 1988年，作者与肖复兴（右）在庐山



▲ 1991年8月，作者在哈尔滨与部队作家、《雪白血红》作者张正隆（右）相聚



▲ 1988年1月，全国首届体育报告文学评奖揭晓，《“十连霸”的悔恨》获一等奖。图为作者从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手中接过奖状



▲ 2015年4月，作者与阔别32年的北岛（左）在上海重逢



▲ 2014年，作者与赵丽宏（右）、谢大光（左）在上海浦东新区



▲ 八十年代末，作者（右）与满锐（左）摄于上海



▲ 1991年11月，作者（右2）与张弦（左2）、尹卫星（左1）在珠海



▲ 1992年10月，作者（后）与蒋子丹（前）赵晓东（中）参加《家庭》笔会，在江轮上告别三峡



▲ 1985年6月，作者（左1）在镜泊湖采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杨士勤（右2）。左2为《北方文学》责编门瑞瑜



▲ 1987年7月，作者与舒婷摄于上海



▲ 1983年夏，作者（右2）与陶本一（右3）、赵丽宏（左1）、刘征泰（左2）、鲁光（左3）在太湖笔会



▲ 1980年秋，滕胧诗讨论会期间，作者（右3）与郭风、舒婷（右5、右4）等合影



▲ 1985年冬，作者（右2）与梅朵（中）、张辛欣（左2）、周玉明（左1）、周嘉俊（右1）摄于圆明园路文汇报老大楼顶层



▲ 1985年，作者（右）与周玉明（中）在兴凯湖参加体育笔会



▲ 2015年7月，与《文汇报》老报人郑重（左），及由《文汇报》调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汪澜（中）合影



▲ 九十年代，《文汇报》特刊部同人在江苏兴化。后排左2为作者，右5为汪澜，右2为刘绪源

序

肖复兴

达成的这部《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——我在〈文汇月刊〉十年》，是我一直期盼的书，也是我隐隐担忧的书。因为无论对于达成，还是对于如今的文坛，这都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。得知这部书终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，我很为达成感到高兴。这部书，书写了《文汇月刊》1980年创刊至1990年终刊的十年历史。这段历史，不仅独属于《文汇月刊》，同时也是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。

重读这部厚重甚至有些沉重的书稿，不禁眼湿心热。往事如风，扑面而来，清新而料峭，锥心而砭骨，一时百感而难言。夜来无寐，蓦然跳进脑海里的，近乎没来由，竟是放翁的两句诗。一句是“旧交只有青山在”；一句是“扫壁闲寻往岁诗”。

“旧交只有青山在。”

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万象更新，百废待兴。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文坛风生水起，雨后春笋般，创刊许多新的文学刊物。可以说，哪一种也赶不上《文汇月刊》的命运起伏跌宕，并如此掀动作者、读者和编者，乃至多方之心。一本平常的文学刊物，能够遍地开花于社会生活之中，迅速地扑入如此众多人的心目之中，只能属于八十年代。

为这样一本只有十年为期并不长却内涵不凡的刊物作传，其实，也是为一个时代存照，为自己的一份记忆写心。所以，我说这部书不同寻常，便在于作者必须具有对史、对人、对己的一份真知卓识，需要见得一颗直面现实与历史交织而难解难分的勇敢的心。

书名说“激情文坛”，“激情”二字，对于八十年代，是一种怀念；对于如今，则是一种反讽。因为如今，激情早已不再，不仅文坛，整个世界，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。重新回顾并书写那段历史，恰恰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。《文汇月刊》的兴盛，正是一个时代的兴盛；《文汇月刊》的终结，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在那个时代里，文学不属于精英，而属于大众；文学没有屈膝于权势和资本，而有着独立的品质和正义与正气；文学没有被边缘化或偏安于一隅，而是身处时代的激流之中，让浊浪排空也淋湿自己的一身，而没有衣襟上溅湿一点浪花就狼狈而逃。

因此，《文汇月刊》的历史，就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。这个缩影之中，既有文学的激情，也有那个时代的激情。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，比那时更敏感地感知并激情地介入现实的生活中，从而构成了严峻而激荡的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没有哪一部书如这部书一样，以一本刊物的兴亡作为个案进行解剖，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连带出众多作家和编者，连带出世道与人心，连带出活生生的生活，从而鲜活地勾勒出一个难忘的时代。达成的这部《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——我在〈文汇月刊〉十年》，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文学与社会的一个活标本。我相信，它将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，也将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注脚。所以，开宗明义，我说这部书的价值，正在于书写的是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。

逝者如斯，八十年代，显得那样遥远。达成说：“从1980年到1990年那十年，是我一生中最充实、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”人至晚年，蓦然回首，他更加“留恋那时文学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”；“留恋那时是充满人情味而少有铜臭味，人与人之间有着真诚交流和相互帮衬”。我以为，这是达成写作这部书潜在的情感动因。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从来都是从心灵到心灵，所有再厚重再复杂的历史，再浓烈再难忘的回忆，从心灵深处潜在而涌动出难以平复和抑制的情感，都是写作的最初出发点。

对于达成，写作这部书的最初出发点，正出于这样朴素却至关重要的一点。在这部书开端的《文汇月刊》“创刊三老”一章中，有着最为详情并最富感情的描摹。对于这三位长辈梅朵、谢蔚明、徐凤吾，尤其是梅朵对于这本刊物所付出的心血、对于文学所倾注的情感、对于时代所寄托的期望，以及对于达成的知遇之恩……往事历历，达成曾经不止一次对我陈情诉说过。“旧交只有青山在”，特别是这三位长辈先后作古，岁月让这一份情感增值，更让他难以抑制。他说：“这段经历，如火山深埋心头。”这部书的写作，便是达成的火山喷发口。

达成是一个感情深厚真挚的人，这是他当年作为作者和编者出道时的底色，也成就了这部书最为感人之处。古今中外的作家里，人与作品剥离是常有的。但达成文里文外如一，互文互质，互为镜像。我和达成相识并相交于《文汇月刊》创刊伊始之时。在上海火车站的人流如织中，达成接的我，远远地向我挥手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，却一眼认出彼此，似乎相识多年，他乡遇故知。然后，我们一起穿过丽宏诗中说过的“举着鲜花穿过”的南京路，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丽宏。从此，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文字和朋友之交。

以后，我会常常被他的电话和电报催稿，逼我的写作更上层楼。可以说，他对我有力的催促，知心的帮助，改变我写作乃至人生的走向。即便对我的孩子，他一样以诚相待。那时，我的孩子刚刚上小学，他来北京见到孩子，像大人一样和孩子握手，耐心地和孩子纹枰对弈。达成是中国象棋高手，和孩子下棋时却一样认真。孩子说，从来没有一个大人和他握过手。在孩子的童年日记里，记录梦中见到达成的情景。都说作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达成有。岁月经年，时至今日，达成还保留着孩子当年画给他的贺年卡。“旧交只有青山在”，达成重情重义，重视老朋友，哪怕是小孩子。

可以说，没有这样一份真诚而深厚的感情，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书的，因为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怀旧怀人之作，可以浅吟低唱，婉转低回，而是要面对严峻的时代，叩问波诡云谲的历史。当然，除了情感，还需要对史料的积累，辩证和识见。这便是我想到的放翁的另一句诗：“扫壁闲寻往岁诗。”将诗中的“闲”字改为“细”字，或者“苦”字，对于达成的这部书最合适不过。

“扫壁苦寻往岁诗。”

达成开始这部书写作之前，就是先进行这样“扫壁”的准备工作的。在《文汇月刊》十年之中，达成和全国各地的老中青作家一百多位有过两千余封的通信，开始被他从尘埋网封中翻腾出来，整理出来，一一打印，记录在案。琐碎，单调，却让逝去的岁月回流，万千事物和感怀复活。这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，破茧成蝶，将成为这部书稿流淌的血脉。之后，他开始走访《文汇月刊》的老人，又以电话和通信的方式，遍访和《文汇月刊》有过密切交往的亲历者。这两样工作，用了他两年的时间。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作家，肯下这样的笨功夫、苦功夫，为一本书，愿意让手与脚都磨下粗粝的老茧，让心储满水流如瀑，方敢倾泻在字里行间？这和戏说者、矫饰者和倚马可待者的写作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要知道，这时候的达成退休多年，七十初度，已是秋深春远之时。他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抱衰病之躯，珍时惜日，再贾余勇，做最后一搏。他说他“不惜以生命的余日为代价，去做这件事”。这话讲得近乎悲壮，道出的却是他真实的心情与愿景。重新握笔，重温故旧，钩沉往事，思索历史，殚精竭虑，一直坚持六年之久。对于达成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他是那种郊寒岛瘦苦吟式的作家，尤其写作这部书，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文字，都和他有着切肤之痛。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，每写完一章，他都会发我一看，征求意见，一遍遍修改，让我心动，让我感佩，让我汗颜。

写完这部书稿之后，他对我说：心身都被掏空。作为读者，作为老友，我目睹了这部书稿破土萌芽，在六年内的时间里，一步步地完成。这是他“面壁”的修为，是他“扫壁”的努力，是他“破壁”的成就。抵达过去，和抵达未来，同样都是不容易的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，站着的是有心的写作者。这便是文学写作的力量和魅力。这是一部难得的心血之作，生命之作。达成以最大的努力、耐心和毅力，为我们打捞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，对于特别容易健忘的我们，不至于将那段悲喜交加的历史记忆，淡忘、迷失乃至消失在遗忘的风中。

在这部书的写作中，其中重头戏是勾勒了激情四射的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成长轨迹。在新时期乃至1949年以后漫长的历史中，这十年的报告文学灿若星花，强劲地介入现实的变革生活中，其影响至深，是无可比拟的。它不仅构成了《文汇月刊》的鼎盛，更赢得了众多的作者与读者。因有达成和众多当时风靡一时优

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交往，这部书的书写，细节充盈，内容丰沛，笔力沉稳。在稿件的往来中，在评奖的活动中，在日常的交往中，既有友情的慰藉，也有心思的抵牾，甚至矛盾的交锋。其中彼此真实且真诚的投入，见证那个时代，同时见证达成的为文为人。在这些清晰翔实而激动人心的记述中，记录下报告文学的十年同时也是《文汇月刊》十年的发展史。这将会是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章节。

在这部书中，达成还记述了与北岛、舒婷、赵丽宏、雷抒雁等诗人的交往。达成最早也是一名诗人，他是以诗入文入编入世的。当年，他的报告文学的创作，就融入了诗的元素而为人称道。因此，这部书同样延续了他诗的文笔、秉性、心智与品质。“直不辅曲，明不规暗。”在事事有案可稽严谨的史实叙述中，他更是神清思澈，假笔传心，将这部书写成了诗。“扫壁苦寻往岁诗”，他将往岁的人记、史记、情记、心记，四者合一，努力写成了一首长诗。使得这部书不仅具有纪实的史的价值，同时具有诗一样的文学价值。

2015年，达成的书稿，在《上海文学》以“煮字风云”为专栏名，刊登了一年，引起很大反响，读者被他的真挚和真实深深感动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文人，被他的文字引起强烈共鸣，年轻的读者也在他的叙述中了解了历史的真相。他的这个专栏，荣获第十一届《上海文学》奖，对他而言，当之无愧。

布罗茨基曾经说过：“归根结底，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：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。”我喜欢布罗茨基的这句话。达成的《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——我在〈文汇月刊〉十年》，便是这样可以“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”的一部书。相信读者自会明察。相信曾经和《文汇月刊》共同经历过那十年的作者会感同身受，从心底涌出一声叹息，或感叹，或赞叹。

作为达成的老朋友，能够为这样一部书写序，是我的荣幸。

2018年5月15日夜写于芝加哥

补记： 代价沉重，无怨无悔

罗达成

2012年初，我横下一条心，开始写这本追忆《文汇月刊》的书稿。直至2018年1月底，我才如同无边苦海中始终看不到岸边灯火的一叶孤舟，挣扎靠岸。从70岁写到76岁，整整花了六年零一个月，终于写完这本书稿的最后一行字。

我在第一时间，把终于完工的消息告诉了老友、《上海文学》社长赵丽宏。他是苦苦动员我写这本书的始作俑者，没有他2011年间整整一年的一再鼓动，我绝对没有勇气在这个年龄接手这个太过艰难的“大工程”。丽宏的劝说终告成功，是2012年伊始，在上海作家协会门口那个淡雅、书香味十足的小咖啡馆里。他“警告”说：“如果不以这本极有价值 and 意义的回忆录终结写作生涯，你一定会抱恨终身，不能原谅自己！”棒喝之后是“胡萝卜”，他说到时《上海文学》会连载你书稿中部分篇章，联系出版社出版的事也一定会负责到底。言出必行，2015年，我的书稿进程过半，丽宏就在《上海文学》上，为我开设了一个“煮字风云”专栏，连载了一年。他还调侃说：“想不到依这部多年不开的‘老爷车’，开动起来倒蛮灵光。”

稿子交出，压力骤减，靠着决心和信念，苦苦支撑、奋斗了两千多天的我，顿然觉得周身被极度疲劳所裹挟，太累太累了。我安慰自己：休整三五个月，也许会恢复如常。从二月初到五月初，我放慢节奏，一边耐心等待“负责到底”的丽宏，寻寻觅觅，帮书稿落实出版社，一边在为之准备相关的图片和扫描件。在这前后，因为书中写到的《文汇月刊》一些人相继离世，我的心境一直感到压抑，感到完成这本书的紧迫和责任。几位前辈，谢蔚明、梅朵、梅朵夫人姚芳藻，以及“创刊三老”之一的徐凤吾，先后于2008、2011、2014、2017年去世——幸好

都是高龄，他们去世时已是 85 岁到 95 岁。让我震惊和难以接受的是，2018 年伊始，1 月 14 日我在龙华殡仪馆送走 67 岁的刘绪源。5 月 4 日又在这里送走周玉明，她也只有 71 岁。

我没想到，几天之后，病魔和厄运竟也找上了我。5 月 6 日那天，我在家里叹息、伤感，说人生无常，周和刘他们还年轻，走得太早了。还谈及，我们这些人都不太注重身体，我便血也有几个月了，一是不很在意，二是放不下手头的事，舍不得花几天时间去做检查。儿子很警觉，当晚与在美国医院工作的姐姐通话，征求意见。姐姐斩钉截铁地对他说：“要立即带老爸做肠镜！”8 日上午，儿子强行带我去长海医院做肠镜。儿子要避开我，把肠镜报告告诉姐姐，我告诉他不必：“我已经知道结果，检查报告上第一行就写着‘直肠 CA，中二期，呈菜花状’”。当时，我感到突然，感到惊讶，但并未崩溃，半是感喟、半是悲叹地对儿子说：“我已经 76 岁，就算现在离去，也不算夭折了。”

这结果出乎意外，却也在情理之中，我有一定思想准备：虽然心意已决，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和反对，不顾一切地开始动笔。但我明白，以我这个年纪，写这样容量的回忆文字，无疑是和生命赛跑。生命走向终点是自然法则，人到 70 多岁已经开始“排队”了，我一直跟朋友们说，“我们排队不插队”。但我一直不愿深想，像我这样年复一年沉浸在八十年代的氛围和回忆里，足不出户地伏案写作，本身不就是一种风险极高的“插队”？一语成谶，我动笔前说过“不惜以生命为代价”，现在果真要兑现这沉重“诺言”了。5 月 9 日入院，第二天全身检查，5 月 11 日早上便做手术。这是我一生中备受煎熬最难忍受的时日。从一早推往手术室，到术后进重症监护室，因为全身麻醉，护士不让我吃安眠药，前后四十多个小时我没有睡过一分钟。心如碎片，头若开裂，这过程是无法言诉的痛苦和折磨，让我近乎崩溃，觉得生不如死，生无可恋……

好在这灰暗、颓丧的情绪只持续了两天，就倏然而去。我的手机关了三天，我让衣不解带、全程陪护的儿子，负责给知道我在住院做手术（却不知道在哪家医院）的赵丽宏和汪澜通报消息。刚回归普通病房，便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友情和温暖。先是丽宏打来手机，细问病情，还让我儿子把手机搁在我耳边，说：“听说你手术成功，太好了！安心休养！你人虚弱，我不多说了。”过一会儿，他又